



[若有所思]

留白

□张素芳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

老城笔墨传精神

□邓世太

1981年填报高考志愿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洛阳,理由是:到洛阳上学,可以抽空尽情旅游。

真正到老城闲游,是在我毕业留校工作后。星期天,一个人走在青石铺就的老街上,竟有不过如此的感觉,作为堂堂十三朝古都的老城如此平凡。

就在我失望地准备乘车返校时,路边的一家书店,准确地说,是书店门口的一幅魏碑书法作品,突然如磁石般吸引了我。

龙门山色、马寺钟声、金谷春晴、天津晓月、邙山晚眺、铜驼暮雨、平泉朝游、洛浦秋风,透过这幅作品,我不仅感受到魏碑的风格,还第一次知晓了洛阳八大景。原来,洛阳有我尚未发现的令人神往的历史与风景。

后来,我考进机关工作,不少工作内容都与老城有关。老城的魅力在我心中越来越大。偶有闲暇,携家人漫步在青砖灰瓦的街巷里,聆听鞋底轻叩砖石的回音,常有穿越的感觉,忍不住思接千载:脚下这座洛阳城,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、4000多年城市史、1500余年建都史,如果没有战火兵燹(xiǎn)的摧残,没有刀枪剑戟的洗礼,该多么让人神往……

一座城市,拥有华丽的建筑和雕塑,能够保持百年或千年的繁荣,固然值得庆幸;假如衰落,也不必哀叹。洛阳城,宛如一位美女,光鲜亮丽惯了,一旦素装出场,也许更能体现出她内在的气质。

2013年端午节前夕,我有幸参加段星灿先生作品《风雨萍踪》的研讨会,米寿高龄的段老,在老城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。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“红小鬼”,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——做一个有良知的人,即使跌倒一千次,也要爬起来作第一千零一次冲锋。一座饱经沧桑正待复兴的老城,一位历经坎坷仍温润如玉的老人,二者的气质何其相似!

后来,我有幸通过文字,结识了更多的老成人。读董高生先生在铜豆斋写就的诗文,体会到洛阳士人的风骨和博雅;品寇北辰先生的《洛阳老话》,感受到真淳的民俗和河洛语言的神韵;听沙草先生对老城改造的疾呼,仿佛聆听到当代知识分子怦怦的心跳声……也许,这就是老城的精神内涵:物质层面的东西可以毁灭,但内在的精神气质坚不可摧!

如今,我常常漫步在老城,静听老城深沉的回响。城墙根,那些不起眼的砖瓦,可能埋藏着帝王将相未竟的梦。瓦屋上,那棵棵瓦松,可能见证过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。站在膏药店前,品味对联,“愧无妙策济天下,唯有一方安世人”,想主人该有怎样的人世情怀。一家书画店的对联,“左壁观图右壁观史,无酒学佛有酒学仙”,心境何其旷达。

伫立街头,看须发皆白的老者,提起银毫笔走龙蛇,提按转顿之间,一幅笔力遒劲的书法作品展现在眼前。在门店里,看小伙儿灵巧的双手,几分钟剪出惟妙惟肖的头像。走累了,在小吃摊前坐下,来一碗浆面条或不翻汤,细细品尝舌尖上的洛阳,听老板讲述牡丹燕菜的来历……此时此刻,觉得历史与现实、洛阳与世界如此亲近,人与人之间如此和谐,谁还去计较皇帝与平民、都城与小镇的区别?

春赏百花秋望月,夏听夜雨冬踏雪。花开花落皆醉人,心闲天好时节。这是我对如今的生活写的打油诗。仔细想来,自己崇尚简单自然,向往自由随性,应是受了他的影响。

记得那是一九八几年,他刚退休,每天吃完早饭就左手拎个盛水的小桶,右手拿着自制的毛笔,到公园里写字,傍晚则在路边的灯下,借着昏黄的灯光跟人下象棋。热心邻里大概觉得赋闲是一种浪费,便主动给他介绍工作,被他一一婉拒。

后来,他在家门口摆摊修车。记得有一年深秋的夜里,下着大雨,一家人都睡熟了,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他打开门,见一个人站在雨地里,面露难色地说下夜班车子坏在半路,不得已来求助。他二话没说就去帮忙。此后,每当深夜有敲门声,他都会起身开门。多少次看见他擦着满是油污的手,对人家说,你看着给吧,我们都劝他别干了,他却总是笑而不语。

如今,我也赋闲在家,便报名到老年大学学习,身忙心闲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,渐渐明白并深深地理解了他。

一个人兢兢业业半生,安分守己地生活,不与人论长短,不和人争高低,以谦卑礼让为生活准则,信奉吃亏就是福,一旦退了休有了自由,心中该何等畅快,谁又愿意继续受制于人?做一件能胜任又喜欢的事,被需要,被尊重,被信任,被理解,劳累亦无怨言,清贫依然自在。

最近读村上春树的书《我的职业是小说家》,书中写到他“讨厌进公司就职,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,就自己开家小店,几乎没赚到什么钱,很辛苦然而很快乐。店铺虽小,自己却也算得上一国之主、一城之主,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,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,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,还能结识各种有趣的人、兴味盎然的人”。

我忽然想到留白,这是一种绘画的手法,指无须在一张画纸上涂满笔墨,留出一些空白,一是让观赏者在视觉上更舒服,二是给观赏者留下想象的空间。便觉得,人生如画,也需留白。

[说古论今]

老三门

□菊心

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

仿佛被施了魔法,所有人都搬离老村后,灌木和荒草就迅速崛起了,它们尖利而霸道,酸枣树竖起浑身的刺,鬼圪针撒出一把把银针,拉拉草和构树宽大的手掌上像长了钉子。野蜂、老鼠、蛇、蜘蛛……躲在角角落落,随时准备偷袭闯入者,这里俨然就是它们的领土。

被施了魔法的,还有老村的故事,它们在岁月深处长梦未醒。

如果没有人告诉你,你会知道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吗?如果没有人拨开时光布下的迷雾,拂去岁月落下的尘埃,引领你走进这座荒村,它会不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掩埋在岁月深处?

坐落在刘寨河东北院的古宅,是河东刘氏一脉最早的建筑,传说中的“老三门”。

要说“老三门”的故事,不得不先说说四世祖元良。元良祖被清朝皇帝钦封“寿官”。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殊荣,说明元良祖不仅高寿,而且德著乡里。获得“寿官”之人,纳入官场级别序列,享受国家俸禄。

元良祖的长子世振,敏而好学,是嘉庆年间的太学生。在元良祖和世振祖的言传身教下,世振祖所生三子皆功成名就。金印、金声是道光年间的太学生,金声官至武官正五品“武德骑尉”,可谓文武双全,金城为“齋(jī) 奏官”。

家道兴盛的刘寨河刘氏一脉,开始考虑盖自家的“官邸”,于道光五年在今刘寨河东北院坐北向南、东西并排建起三所住宅,世振祖所生三个儿子,长子金印居东院,次子金声居中院,三子金城居西院。这就是后世人口中所传的“老三门”。

古时宅院大门上都镶嵌有匾额,有刻上官衔以示荣耀的功名匾,也有刻上功德以示颂扬的功德匾。老三门的匾额,就悬挂在中院大门上方和临街房外边的檐墙上,自西向东分别为“解元匾”“进士匾”“武魁匾”“钦点守府匾”。从匾的内容上可以看出,当时的河东刘氏一脉能文能武,德才兼备。

刘寨河刘氏一脉为官宦世家,除了武德骑尉、齋奏官、进士、解元,还有翰林院待诏、奉直大夫、文林郎等,其中五世祖世禄裔孙姓名不详者,赴四川长寿县上任,一去不归,杳无音信。

在编写河东刘氏一脉家谱时,80多岁的刘啟文老人,曾经骑着他那辆破三轮摩托远赴四川,张贴寻亲告示,向政府部门查询,因年代久远,终是无果。

北雁南飞秋意浓,齐芳兰桂各峥嵘。寻幽郊外朝阳里,采薇邙山刘寨中。

去年9月,洛阳网近40名网友,用他们的镜头和文字展开了寻访老村的采风活动。

曾经居住在老三门里的镇乾叔、小环伯、延克叔、耀通哥,听说我要写老三门,都放下手头的事,赶回老村。“门前有大旗的,旗杆座还在,就是老井台上那块大青石……”想不到井台上那块被岁月打磨得溜光的四方青石,有着如此荣耀的历史,我还以为它生来就是老井上一块青石,只是用来支撑绞水的轱辘的。

岁月荡起的烟尘,拂过老三门的青砖黛瓦,滚滚而过。透过风烟,我看见,屹立在老三门前的大旗,迎风猎猎作响……它会带领我们摸清老村的年轮吗?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,
欣赏《三彩风》
佳作